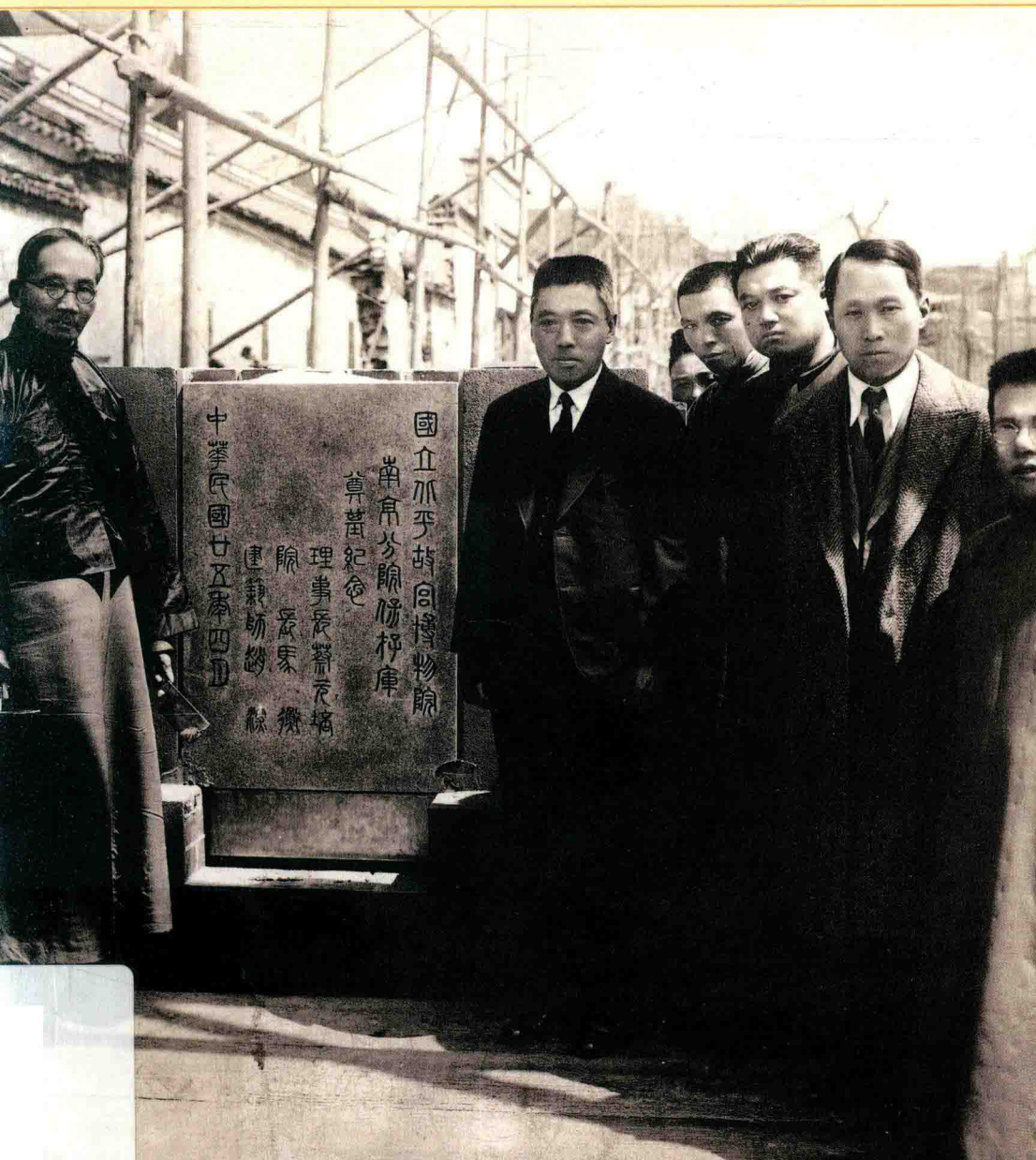




民国学者与故宫

肖伊绯 著

故宫出版社





民国学者与故宫

肖伊绯 著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学者与故宫 / 肖伊绯著.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6.12
(尚书房)
ISBN 978-7-5134-0962-9

I. ①民… II. ①肖… III. ①故宫—介绍—北京
IV. ①G269.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4415号

民国学者与故宫

肖伊绯 著

出版人: 王亚民

责任编辑: 刘 晴

装帧设计: 王 梓 杨 光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印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3.25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34-0962-9

定价: 36.00元

目 录

王国维：南书房外故国梦	005
胡适：百尺宫墙少年心	017
钱玄同：祝贺皇帝变平民	027
周作人：谈虎谈龙谈奴气	043
沈兼士：乱档堆中觅真知	055
陈寅恪：痛陈古物不可散	069
蔡元培：力主南迁护国宝	083
梁思成：文渊阁里悟营造	097
陈垣：解读秘籍秘法	113
马衡：南北驱驰为故宫	129
参考文献	150

附录：

“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始末	153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争议始末	175
《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	199



民国学者与故宫

肖伊绯 著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学者与故宫 / 肖伊绯著.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6.12
(尚书房)
ISBN 978-7-5134-0962-9

I. ①民… II. ①肖… III. ①故宫—介绍—北京
IV. ①G269.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4415号

民国学者与故宫

肖伊绯 著

出版人: 王亚民

责任编辑: 刘 晴

装帧设计: 王 梓 杨 光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印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3.25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34-0962-9

定价: 36.00元

目 录

王国维：南书房外故国梦	005
胡适：百尺宫墙少年心	017
钱玄同：祝贺皇帝变平民	027
周作人：谈虎谈龙谈奴气	043
沈兼士：乱档堆中觅真知	055
陈寅恪：痛陈古物不可散	069
蔡元培：力主南迁护国宝	083
梁思成：文渊阁里悟营造	097
陈垣：解读秘籍秘法	113
马衡：南北驱驰为故宫	129
参考文献	150

附录：

“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始末	153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争议始末	175
《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	199



故宮博物院



王国维：南书房外故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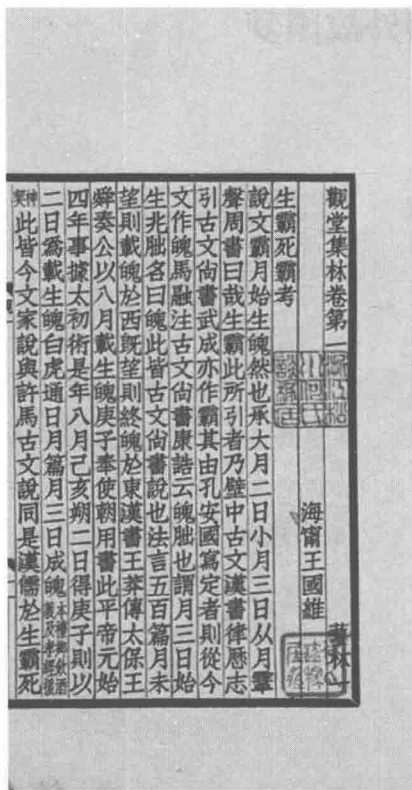


王国维（1877—1927）

虽然进献治国之道的奏折，于此时的废帝溥仪而言，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实用价值，无异于空中楼阁，只能看看、叹叹而已。但王国维的那份《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却真可谓一篇未卜先知式的预言书。故宫博物院果然于次年即宣告诞生，但并不是皇室筹建的……

1924年2月5日为农历新年，甲子年大年初一。这一天，王国维给罗振玉写了一封贺年信，信中特别提到，“节赏已下，明晨须入内谢恩”。这里的“节赏”，是指逊帝溥仪过年时照例发给的赏金，相当于如今的“年终奖”。这里的“入内谢恩”，当然是指进入故宫内廷，去叩谢皇帝的恩泽。

第二天，王国维“入内谢恩”，怎么个三拜九叩的模样，怎么个诚惶诚恐的情状——这些细节上的史料记载，如今已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却是，王国维给溥仪呈献了他自己所著、刚刚印制出来的新书，也就是那部20世纪中国学术的代表作《观堂集林》。必须附带说明的是，这部献给末代皇帝的《观堂集林》，不同于如今常见的所谓“通行本”，不是罗振玉、赵万里在王氏死后着手整理印制的那两种24卷本《观堂集林》；这是经王国维亲



《观堂集林》

20卷本，蒋汝藻 1921—1923年校印初版，
为王氏生前唯一自定本。



丁辅之（1879—1949）

自审定，著名藏书家蒋汝藻出资校印的20卷本《观堂集林》，藏书界通称其为“蒋本”。

“蒋本”的印制没有采取普通的石印法，而是选用了当时极为考究的“聚珍仿宋版”铅活字印制，这是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

（1879—1949）精心研制出来的一种印刷字体。这种字体精雅端庄，是从宋板书的字体演变而来，再经由名师仿写、刻模；使用这种字体印制出来的线装书籍，颇为古雅悦目。由于聚珍仿宋印书局设在上海，已经北上的王国维与身在上海的蒋汝藻，就一北一南通力合作，历时3年的校印，才终得完工。他们早已商定，总共刊印521部，其中普通竹纸本400部，连史纸本100部，用于发售；另有特印连史纸六开大本装20部，则用于馈赠亲友；此外，还专门特制有一部黄绫裱装的“进呈本”，这就是准备呈献给溥仪的。

就在那一年的除夕夜，王国维心急火燎地拿到了蒋汝藻通过兴业银行由上海转运而来的“蒋本”，共计35部。他郑重地挑出唯一一部“进呈本”，

用于大年初二的“入内谢恩”去了。过年得皇帝节赏，入宫献黄绫新书——王氏的这个新年过得既有气派，又有品位，自然毋庸多言。此刻，溥仪的心情也颇佳，御笔一挥，画了一幅牡丹图，让王氏为这御笔画题上几首喜庆赞颂诗。王氏一口气写了九首《题御笔牡丹诗》，虽是纯为御用而定制，却在“普天颂圣”的同时，也看得出他自己的“春风得意”。最后两首即可见一斑：

天香国色世无伦，富贵前人品未真。

欲识和平丰乐意，玉阶看取此花身。

履端瑞雪兆丰年，甲子贞余又起之。

天上偶然闲涉笔，都将康乐付诙谐。

接下来，君臣互动，气氛热烈。溥仪又一下子画了四幅花卉，有碧桃、牡丹、藤萝和桂菊海棠。南书房里，王国维也一一为御笔画题了四首诗。接下来，他又为同僚、王爷们题诗多首，甚至还为南书房的太监朱义方也

题了诗，忙得不亦乐乎。这已俨然不再是“人间词”的气象，而是“天子门生”的意气了；显然，王氏从金石甲骨的古学堆里钻了出来，在这遍是御笔奇葩的南书房中，获得了另一番勃勃生机。此时，他在故宫里“行走”，也才刚刚8个月而已。

据载，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因升允（字吉甫）的推荐，作为海内遗老中的硕学，得到了溥仪的“谕旨”钦点：“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着在南书房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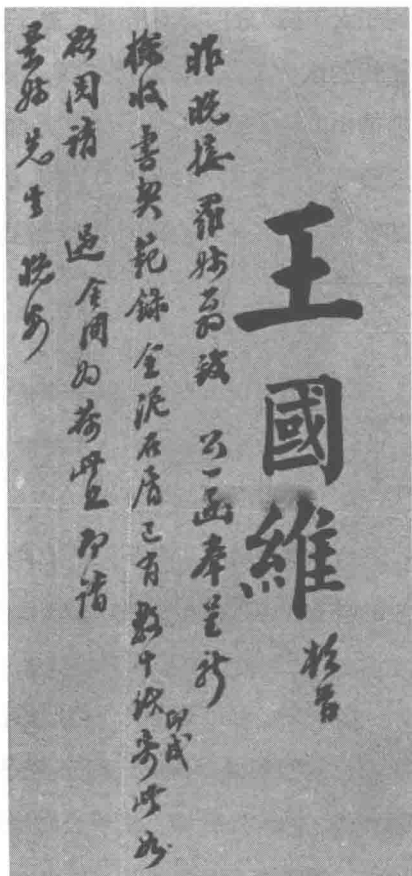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

一般而言，此刻王氏就可以因为要“当差”，随时应召出入故宫了。但事实上，王氏真正“到岗”故宫，还在近两个月之后。原来，当时王氏尚寓居于上海，而北京大学也想聘其为教授，并由马衡寄出了聘书；他回信说“当请示罗先生再定”，不久便函谢并退回了聘书，仅与罗振玉一起接受了“函授导师”的虚衔。王氏随即也打点行装，准备北上，期间为了迁京后的寓所、治装等事宜，又多次与罗振玉通信相商，并向蒋汝藻借到觐见溥仪的朝衣朝帽。王氏5月25日乘船北上，28日到天津，31日赴北京，暂居金梁寓所；6月4日入宫觐见溥仪，即“到差”，方才“到岗”故宫。

王国维既得了“南书房行走”的差事，在故宫里的活动区间，自然是要在南书房一带多多“行走”的。那么，南书房究竟是怎样一所建筑，又是一处怎样的权力机构呢？

其实，南书房就是皇帝的书房之一；康熙皇帝在紫禁城设了两个书房，即南书房和上书房。南书房地处康熙皇帝曾听政的乾清宫西南隅，是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但其显赫历史却不容小视。纵览《清史稿》，可知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撤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熙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特设的，有百余年的历史。能在此处“行走”的臣子，才学应是当朝第一流的，即所谓“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这些“行走”们，有时还要替皇上“撰述谕旨”，所以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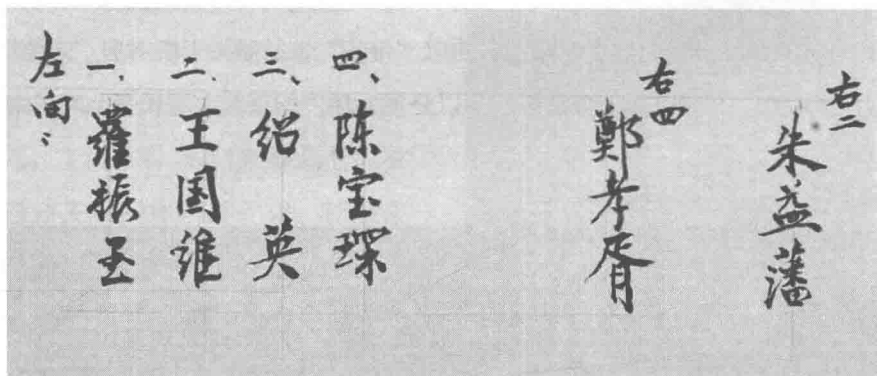
王国维名帖

南书房“非崇班贵嚮、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权势日崇”的南书房，实际上已成为康熙一朝的权力核心。雍正一朝自军机处建立后，军机大事均归军机处办理，南书房官员不再“参预机务”，其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入值者常能觐见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此时，王国维以布衣之身，得以入职南书房，以清末遗老的眼光看来，确属殊荣，受皇帝的恩宠程度是不一般的。

此刻，王国维也的确怀以感恩报恩的心态，严格遵照宫规，要尽忠履职，为皇室效力始终。1923年7月14日，溥仪再度颁“旨”，为王国维“着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也明确表示了皇室对其才学的肯定。再次领受皇恩浩荡之后，王氏却还没有明确获知“入值”时间，也没有十分清楚“入值”的相关规制。简言之，他不知道该怎么“行走”，究竟又有什么具体工作。三天后，他为之致函罗振玉，告以“帝师”朱益藩关于南书房“入值”办法的意见：“南斋入值办法……不以分书为然，但以每人所长者上闻，由

溥仪与其师朱益藩、陈宝琛合影





王国维与同僚合影

照片中有罗振玉、王国维、绍英、陈宝琛、郑孝胥、朱益藩等诸多清室同僚，约摄于1924年前后。

上随意发问，即亦闲谈一切，亦无可。盖即以此意定局也。上体小有不适，系肝家不和，故尚须数日后请旨，恐入值亦须略迟十日耳。”由此可见，“南书房行走”一职，并无实际职能与职责，每日当值之际，要么是向溥仪奏报自己所长的见解，要么就直接是君臣之间的随意闲谈。且因溥仪身体不适，王氏要正式入值履职，还得等上十余日。

王国维入值南书房快一年之际，终于向溥仪接连递交了两份入值以来专业性、针对性最强的奏折，以此表达他的一片臣子赤诚之心。1924年5月18日，他向溥仪呈递《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内云：“今有一策，有保



李煜瀛题故宫博物院匾额



清室善后委员会封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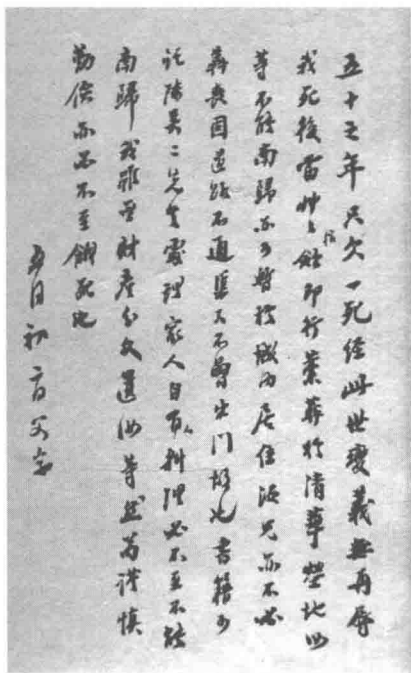
摄于 1925 年，照片上的封条，日期为民国十四年（1925）一月三日。

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禁城之内，民国所辖地面，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文华、武英诸殿之古器、书画，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辖地面，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数日后，又上书溥仪，论说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他把孔子、老子的学说与“西学西政”作了对比，并联系近世以来中外国情，得出结论道：“盖与民休息之术，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治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

虽然进献治国之道的奏折，于此时的废帝溥仪而言，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实用价值，无异于空中楼阁，只能看看、叹叹而已。但王国维的那份《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却真可谓一篇未卜先知式的预言书。故宫博物院



驻守在宫中的军警 摄于20世纪初



王国维遗嘱

果然于次年即宣告诞生，但并不是皇室筹建的。

原来，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解散国会，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组成摄政内阁。11月5日，内阁强行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没收清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发动“逼宫”行动，把溥仪的小朝廷彻底赶出了紫禁城。政府代表随即接管皇宫，封存文物，经一年之整理，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紫禁城收归国有，旋即又建成故宫博物院，这当然是王国维始料未及的，

更是有些措手不及、悲愤不已的。

溥仪被逼出宫那天，王国维侍行左右，未敢稍离。事后他致函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叙述那天的情形及当时的心情说：“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祺瑞、张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愆，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诸关垂注，谨以奉闻。”又据狩野回忆，“听说王君遭逢此事，悲愤慷慨，泪如雨下”。

曾在日本创办《文字同盟》，当时正在北京《顺天时报》社工作的桥川时雄，也在回忆溥仪移居醇亲王府的情形时提到了王国维的激烈反应。桥川忆述称：“我听到急报，早上八点左右赶到王府，陈宝琛、朱益藩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进到里面只见宣统帝张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对面王先生一个人跪在那儿哭。”他还提到王国维“对冯玉祥非常憎恶，搜